



## 塞尔维亚的男版「秋菊」

■ 文 张海律

电影。这是它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又一次集体亮相。

近期上映的塞尔维亚新片《漫漫寻子路》(直译《父亲》),可谓这些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国际化浪潮之中,一个优异而独特的存在。作为主角的父亲尼古拉为争取孩子抚养权,踏上300公里上诉路的故事,取材于真实故事,也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,是继当代中国版“秋菊”(《我不是潘金莲》)、美国版“秋菊”(《三峡广告》)、菲律宾版“秋菊”(《离开的女人》)等等共同命运角色之后,又一个塞尔维亚的男版“秋菊”故事。其遭遇映射出的劳工尊严、家庭困境、阶层隔阂、移民现状等议题,也早已从德·西卡的《偷自行车的人》开始,讲了已经有七八十年。从罗马尼亚新浪潮,讲到了达内兄弟的《两天一夜》、肯·洛奇的《对不起,我们错过了你》。

然而,这位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·戈卢博维奇,用超16毫米胶片所雕刻出的影像故事,更具现实光泽。这不只是说,此种制式的影像呈现于银幕上,更具粗糙的颗粒感,而是其过程和结局更具现实性。这个为对抗小地方官僚体系、只身徒步六百里上访讨说法的故事,以一个极端窘迫的家庭处境开头,妻子为男人讨薪时一瓶汽油点燃了自己,一子一女被福利院强制带走,男人从做着日结工的伐木林场,冲回家徒四壁并已断电的屋子,被告知已被剥夺抚养权。听起来,像极了那些能在我们网络热搜待上几小时的社会新闻。

接下来的《漫漫寻子路》,毕竟不是与现实时间同步的追踪式纪录片,导演也就不排斥情节剧手法,拍摄出一些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高浓缩现实场景。在乡镇的社会福利办公室和首都的有关部门,主人公尼古拉面对的,是不同样式的办公桌。天高皇帝远的这边,是一条长桌,沉默寡言的父亲对面坐着三个处事圆滑的官员,中间那位更是总统也不能拿老子怎么办的地头蛇,

这张办公桌更像苏东时期的审判桌;勤政为民的那边,是环形桌子会议室,部长助理高度重视、奋笔疾书,并与上访者合影发推特,展现亲民形象。办公楼门前的保安室,也有着态度不同的门卫,乡镇这边是暗示你投诉无门的谨小慎微好心人,首都那边是依仗权势仗势凌人的壮汉。当然,也如很多旅游游客所言,政府大楼一向是最容易上厕所的地方,流浪汉尼古拉至少可以在那里喝水洗漱。

这些点燃希望又随之浇灭的场面,像极了罗马尼亚的新浪潮电影,不厌其烦、反反复复、让人心塞。就算尼古拉已经满足了领回孩子的基本条件——屋里有电、能做饭、有冰箱——也始终会被那些以“为孩子成长考虑的好心”为理由实则为了贪腐社会福利金的野心,给堵塞回来。

低照度、手持、长镜头,这些现实主义创作标配,几乎不见于《漫漫寻子路》。尼古拉背上口粮和毯子,在自家门前,接上一大塑料瓶自来水,坚定上路。即便他发烧饿晕倒下,镜头也一直没有乱晃,稳定如维姆·文德斯在大景别之下叙事的《德州巴黎》,提着矿泉水瓶的尼古拉,估计也直接参考了《德州巴黎》中那位拎着圆桶、走在荒漠之上的特拉维斯,差不多抵达目的地前,也都把蓄着的大胡子剃了。

电影有着明确的三段划分,分别在处处碰壁、摆明了不给回孩子的村庄,走向贝尔格莱德讨说法的三百公里公路,回乡后依然无奈的处境。一路上,父亲继续沉默寡言,遇事通情达理又坚韧执着,从出发到首都再到返乡,一路上碰到的,也都是生活中所能见到的真实人群:拿鸡毛当令箭的小官僚、好心的司机和店主、争抢资源的其他流浪汉、小气吝啬的邻居。他离开破败的村庄,经过凋敝的工厂、踏过有狼群的荒原,来到迷宫般的城市,凭着朴素的血脉之爱 and 道德信念,完成个人的“奥德赛”旅行。

导演阐述,他的这副精神画像来源于赫佐格从慕尼黑到巴黎的旅行笔记《冰雪纪行》,这位偏执的德国电影大师,要去巴黎探望病危的前辈,信仰般地坚信,“如果我靠双脚走去,她就能活下去。”上访的尼古拉,兜里空空,当然也可以主动搭顺风车,但他选择步行,偶尔被好心人“捡”上车,也不会刻意拒绝。其中一位货车司机有着虔诚的东正教信仰,也质问徒步上访者,“神最终会替你解决一切,你信仰他吗?”沉默的尼古拉继续走,没有回答。或许支撑他自虐般苦行的只是世人之爱、对孩子的爱,以及和流浪狗共处一室的那个雨夜的硬汉温情。

导演戈卢博维奇并没有太多的历史背负,比如南斯拉夫黑浪潮那般的隐晦批判,或是库斯图里卡那般的家国情结。《漫漫寻子路》,让我们认识到,并非摇晃到眩晕的镜头才叫现实主义电影,甚至于连剧作所述迷恋的开放式结局都不给予,才显得是最彻底的现实。很多热搜新闻在停留了几小时后,就被新热点覆盖了,网友也就不再关心之前新闻当事人后来怎么了。幸好,因为这部电影,我通过谷歌翻译的塞尔维亚语新闻得知,故事原型的父亲Djordje,在六年打官司的时间里,先后五次徒步去贝尔格莱德,终于在2021年10月21日,把三个女儿争取回了家。

“我们都很高兴,在屋前打着排球呢!”,父亲这样告诉记者。

## 《医者仁心》《漫漫寻子路》 全国艺联专线上映

罗马尼亚电影《医者仁心》和塞尔维亚电影《漫漫寻子路》正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,有一些影迷观众连续去看了两部电影,并从中看出某些联系,换句话说,“中东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活动”的策展思路终于在观众方激起了一点小火花。

实际上,院线电影是很难被“策展”的,因为每一部都要独立完成选片、引进和上映的流程,具体的档期安排也不是一个机构能够决定,而这两部电影因为种种原因在影院“同映”,客观上为更好地传播本次“策展思路”创造了条件。

全国艺联观影团的群主们也捕捉到了这个用意,有条件的地方举行了两场联映。这也启发我们,或许后续影片流程赶得上,还可以组织三场甚至四场联映,在各地形成小型“中东欧主题影展”——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。

### 中东欧影片评荐

评鉴人:王笑楠(博士、全国艺联选片人)  
王焱(博士、北京电影学院讲师)

**王笑楠(以下简称楠):**说到这次选的电影,当初也不一定带着某种标准去选择,但是选出来的结果还是有高度的相似性,都有较强的社会议题性,这与电影节的选择有一定关系。如果缺少社会议题,又是来自一个相对陌生的国家,就缺少一块电影节的“敲门砖”。

**王焱(以下简称焱):**社会议题也是一个方面,如果不看形式,只看社会议题,所以两个必须得占一个。

**楠:**这些电影在形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,都是艺术电影当中的社会情节剧,或者说比较传统的叙事,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多比较挑战观众的方面。

**焱:**《日暮》比较挑战观众,它是一种沉浸美学。国外一个影评人说这个电影应该拍成VR,完全是一种人物沉浸式的体验。当然,现在这也是一个创作风潮,强调电影的触感,长镜头也特别长,是比较挑战观众的。《漫漫寻子路》特别像《秋菊打官司》和《一个都不能少》,更像后者。如果看过之后,可以把张艺谋导演的《一个都不能少》找出来再看一看,一个乡村的人到城市里面,他和环境格格不入,有遇到好人,也有人欺负他。

**楠:**应该说大部分影片都是中国观众很容易理解的故事。

**焱:**对。像《医者仁心》,与罗马尼亚纪录片、亚历山大·纳讷乌导演拍的《集体》讲述的相类似的故事。由罗马尼亚一场火灾为导火索,发现医疗系统里面消毒剂不达标的问题,而《医者仁心》把这个事件改编成一个故事片。

《医者仁心》的男主是小儿科的外科医生,他的一个病人因为并发症过逝了,他发现其实不是他的问题,是术后感染的问题,术后感染的原因是消毒剂不达标。这是一个社会题材。

影片很典型的是罗马尼亚新浪潮和法哈蒂的合流,里面很多长镜头。但还不是那么挑战观众,它主要是在讲这个人物,是人物心理的外化,有些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等等。

比如里面经常在拍医生,在一些行政部门或者医院的走廊里面走,大概有五分钟左右,七八分钟,观众就能体会到在检察院或者什么地方,找到人来投诉这件事情是多么难,要经过一道一道的门。这个事情传达了一种体验,就是一个人试图对抗体制,我们在各种电影里都见到过,美国也拍这种电影。

**楠:**有两部电影有点意思,《小小港湾》和另外一部有皇国内上映的拉脱维亚电影《松软的泥土》,先后两年都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水晶熊奖,这个奖项是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片设置的,然后题材也都有相似性,都是讲在父母缺失的状态下,孩子怎样成长。

**焱:**柏林这个单元叫新生代(Generation),分儿童和少年,儿童单元是Generation Kplus, kids,然后少年单元是叫14plus,14岁以上。水晶熊是由小朋友自己评的,儿童单元是儿童评审团,少年单元就是少年评审团,有大概十几个德国小朋友,包括不同族裔的。

《小小港湾》是儿童单元,《松软的泥土》是14岁以上。青少年评审团都是在校学生,我在柏林有一次去看新生代的片子,那天是周末,一位德国老师带了一个班的学生,一帮小



孩子叽叽喳喳就去了电影院,电影开始之后特别安静。电影是个蒙古片,没有德语字幕,旁边有一个口译员现场拿着麦克风翻译。

电影学院罗辉博士研究儿童电影,他写过一篇文章,讲到儿童电影的侧重点不太一样。此外,还有像洛迦诺电影节设置的是儿童展映单元,中国广州的国际儿童电影节是专门类影展。

**楠:**中国电影是不是可以从当中借鉴什么,中国的年轻导演拍电影的话,也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拍。

**焱:**这些电影的资助来源有很多,本国政府的、欧洲的、电影节的基金,有这么多利益相关方,每个人都会给你提意见,他们都来自不同背景,会促使你把故事做的更有普遍性,就是生产机制决定的故事。

中国也是能分享这些经验的,到最后都会有一个提炼,提炼出来一些关于人类共通的东西,比方说孤独、挫败感。比方说对于社会不公正,有的时候能反抗,有的时候不能反抗。这些事情大家都很容易理解,一方面是艺术家的工作,另外一方面是与融资机制有关。

**楠:**说到类型片,大的欧洲国际电影节里面,如果在地缘上是相对边缘的话,类型片通常不太能够进去,或者说进得去也不太能够拿到什么奖项,如果是欧美的电影的话,类

型片拿大奖都是有可能的。

我们再聊一下另外两部电影,《荣耀时刻》和《群狗》(又名《房间里的客人》)。

**焱:**《群狗》的门槛仅次于《日暮》,它是挺怪浪潮的一部电影,很荒诞,故事还是很容易理解,但是这个形式可能大家不太熟悉。

虽然是怪浪潮,但观众朋友如果看过《宠儿》的话,还是能捕捉到的。《宠儿》也是怪浪潮,但它提名了10项奥斯卡。

**楠:**有评论说《群狗》是希腊版的《寄生虫》,毕竟《寄生虫》声名在外,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影片,可能通过这部电影能一下子理解《群狗》的故事。

**焱:**对。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脉络,就是说东欧特点不是那么明显了。欧洲国家最近十几二十年称得上浪潮的,除去影响巨大的罗马尼亚新浪潮,其实还有两个,一个是希腊的怪浪潮或者诡异浪潮(weird wave),一个是冰岛新浪潮,但这两个浪潮它都有一个共同背景,欧债危机或者金融危机,都是“后危机电影”。

保加利亚电影《荣耀时刻》也是社会公共题材。一件小事引发了一连串风波,中国观众没有任何理解障碍。里面对媒体怎么去制造热点,然后大家怎么用媒体相互攻击等等。

总结一下,这些影片大部分都在国际电影节上获了奖,而且在中国很少能看到这些国家的电影。

